

HUNFENGHUAYU

● 丹琳/著

春风化雨



法律出版社

春风化雨

丹 珑

法律出版社

(京)新登字080号

春 风 化 雨

丹 琳

法律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宣武区广内登莱胡同17号)

新华书店经销

张家口地区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125印张 172,000字

1992年4月第一版 1992年4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01—7,000

ISBN7-5036-1043-3/I·87

定价 3.85元

春風化雨

23號

在這日樟火

中以佛大喜
世般活潑信

育下一兒

23號

丹琳同志编写的《春风化雨》，旨在以艺术形式再现抗战八年抢救、哺育战区难童的真实情况，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程思远

1991年3月7日

丹琳同志写的《春风化雨》确实下了番功夫，费了些脑筋，作了些调查，把生活的真实变成艺术的真实，较为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情况。

罗叔章

1988.10.10

战时儿童保育会在抗日战争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收养、哺育了一大批儿童，使许多人成为祖国建设的栋梁，其功绩是不可磨灭的。用文艺的形式表现这一段生活，是完全必要的。

黄 杰

一九八八年九月三十日

黄杰——抗战时期曾任保育院工厂厂长、保育院院长。

——作者注

目 录

楔子	(1)
盼望	(6)
罗院长来了	(15)
罗妈妈真好!	(23)
罗叔章的决策	(32)
为了孩子们	(43)
五彩路	(51)
孩子不可欺	(61)
同命相连	(69)
刮目相看	(76)
新结识的朋友	(83)
同仇敌忾，团结抗战	(92)
开了好的先例	(101)
欢度春节	(108)
娇杏在哪里?	(118)
仇人见面，分外眼红	(126)
捡来的孩子	(131)
主动出击	(142)
抢院长	(150)
敌机炸坏了五彩路	(161)

愿友谊之树万古长春.....	(173)
向何地转移?	(182)
情分重千斤.....	(190)
出人意料.....	(196)
车队, 驶向宜昌.....	(205)
我们见到了冯玉祥将军.....	(212)
怒吼吧! 中国.....	(222)
攒足劲儿, 跟鬼子汉奸斗!	(230)
斗争艺术的化身.....	(239)
附1: 战时儿童保育院院歌.....	(247)

楔 子

春光明媚的北京，处处鲜花，处处新绿。

挂着“北京医院”木牌的大门外贴墙的人行道上，排着长长的队伍，两鬓染霜的她们，他们，穿着节日的服装，携儿带孙，手提各种水果点心等礼品耐心地等待着，等待着。

队首进入探视病人发牌室，焦急地询问着。工作人员对着话筒在发话：“排了长长的一队，足有200多名，都是您的学生。”

院里传出话来：“请他们进院子来吧！我去迎他们！”

学生们兴高采烈，象孩童时代一样，欢欣雀跃地进了大院，200多双眼睛渴望地凝视着楼门口。

楼门被推开了，秘书推着轮椅，从竹叶簇拥着的甬道上走来，轮椅上罗叔章的形象渐渐清晰了，清晰了。使大家惊奇的是：罗妈妈虽已90高寿，但精神矍铄，老花镜后面那双眼睛，依旧美丽有神。尤其那剪得利索的满头的灰白头发里又生黑丝，眉毛也变得黑黑浓浓。

“罗妈妈返老还童了！”学生们蜂涌而上，喊着“罗妈妈！”“罗妈妈，你好！”把罗叔章围了里三层外三层。

罗叔章扬起手来，声音仍很悦耳：“孩子们好！”

学生们紧紧地靠拢在她轮椅周围，亲昵地依偎在她身边：“罗妈妈，我们给您祝寿来了！90大寿，对不？！”

罗叔章点点头，感激得说不上话来。

一个穿着十分考究，戴近视眼镜的中年男子，亲切地附在罗叔章耳边：“罗妈妈，再给我擦一次鼻涕呀！？”

大家快意地笑了。

罗叔章观察着他：“你是鼻涕大王周周！”

大家齐声说：“对！鼻涕周！现在他是医学博士了！扎根在鄂西北山区！”

罗叔章伸出双手抓住了他的手，紧紧地握着：“我已经听说那里最苦，也需要人才。哪里需要你就到那里工作。做为你的老师，我感到自豪！”

周周亲吻着老师的手，热泪夺眶而出。在场的同学们也都眼睛湿润润的。女作家娇杏，虽已头发花白，但那双杏核眼仍象从前那样好看：“罗妈妈，我们永远也忘不了您给我们捉虱子、洗疥疮、挤脓血、包扎上药，比亲妈妈还亲……”

毛毛弟仍象当年一样活泼，激情满怀地向罗妈妈介绍：“娇杏，正在写一部长篇巨著，要把它献给战时儿童保育会，献给在抗日烽火中为抢救、护送、保育难童而英勇牺牲的以及今日仍健在的老一辈革命者、教育家、巾帼英雄，献给在战争烽火中成长起来的新中国的小主人以及他（她）们的子孙后代！我要为此巨著配乐歌唱！”

任大年军长满脸都是笑纹，望着毛毛弟：“罗妈妈，他现在是著名的音乐家，受欢迎的男高音。”

“久有耳闻。”罗叔章说着拉住毛毛弟的手，“你已经免费为学校工厂部队演唱了100多场，这精神是难能可贵的！”她又拉住娇杏的手，“把生活的真实变成艺术的真

实，把当时的情况艺术地再现出来，是一巨大工程，我祝你
马到成功！”

娇杏轻轻亲了一下罗叔章的脸：“罗妈妈，我一定努
力，让您亲眼看到您所从事的伟大而崇高的事业出现在银幕
上。”

罗叔章纠正地说：“不只是我，是所有为这一事业献身
的同志都能看到他（她）们的功绩。可惜啊，有的老师已早
早地离开了我们……”

罗妈妈的声音里充满了悼念缅怀之情，大家全都沉默
了，眼前出现了赵妈妈、杜妈妈、张妈妈……的形象，大家
的心一下子回到了50年前……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短短的几个月中，日寇攻
占了我华北、华东大片国土，无数家庭、学校在炮火中毁
坏，无辜的儿童惨遭屠杀劫难。幸存的无数儿童，无家可
归，无亲可寻，饥寒交迫，到处流浪，成了乞女、孤儿。

日寇飞机成群结队，轰炸武汉及长江、汉水和沿岸的村
镇，路边躺着尸骨，江里飘着血肉模糊的孩子尸骨。

汉水边房倒屋塌的村头，娇杏从血泊中抬起头，推推妈
妈，妈妈不动；呼喊爸爸，爸爸不应。弟弟妹妹仍伏在妈妈
爸爸尸体上嚎哭。她拉妹妹，弟弟扑向妈妈；拉弟弟，妹妹
又扑向爸爸。标有日本膏药旗的敌机，又一阵扫射投弹，弟
弟死在爸爸妈妈怀里，娇杏搂住两岁的妹妹守着亲人的尸体
哭昏过去。②

.....

一批难童在日寇刺刀押解下，被逼迫上了日本轮船。岸
上大人哭喊着扑向轮船，被日寇用刺刀挑死踢进江里，任大

年哭喊着奶奶，扑进江里。

.....

华丽的天主教堂里，洁白的墙壁围起的大屋里，日寇军医正从瘦骨如柴的中国孩子血管里抽血，输进粗壮的日军军官、伤员血管里。隔着开着的大窗户那边，是“细菌试验室”，孩子们被折磨得奇形怪状，惨叫着死去。被抽血给日军伤员的周周，吓得晕死过去。

.....

罗叔章环视身边的学生，愤怒地握紧拳头，饱含感情地说：“邓大姐号召：救救我们的孩子！李德全先生呼吁：保我儿童！周恩来同志说：儿童是民族的后代、国家的命根子，培养孩子是百年大计，我们要管起来……”

娇杏展开人民日报上的《在抗日烽火中培养民族后代》，念道：“为抢救民族后代，培养无家可归的难童健康成长成为抗日建国力量，经中国共产党联合各党派与各界知名人士发起，于1938年3月10日，在武汉成立了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在战火纷飞中抢救培育大批儿童。当时的难童，现在有的已成为艺术家、工程师、教授，有的是各条战线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骨干。这是抗日战争中我国妇女界的一大贡献，是中国儿童保育史上的伟大创举……”

毛毛弟兴奋地发表感慨：“50年了。半个世纪的变化多大啊！当年在武汉街头乞讨的我，今天坐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举行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50周年纪念大会，我们静静地坐在台下，聆听邓妈妈、康妈妈写来的贺电，眼望着台上的年过八旬的妈妈们，禁不住地齐声高唤：‘妈妈您好！’‘老师您好！’登时，会场上的情绪达到最高点，可

062967

以说会场沸腾了！”

娇杏忍不住接了话头：“看眼前，忆往昔，怎能不拿起笔来大大地书写呢？！”

学生们不约而同：“罗妈妈，您一定能看到您的学生的大著问世！”

罗叔章精神很健旺：“一定能。我能活100岁！”

学生们齐声呼喊：“祝罗妈妈健康长寿！”

罗叔章招手回答：“我等待着你们带来的各种好消息……”

学生们目送着罗妈妈被轮椅推进楼门，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这位全国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中共党员，原轻工业部副部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如此平凡、亲切。娇杏心潮起伏、沸腾，把多日访问各位妈妈们的体会和她亲身的经历，融汇、消化、升华，心象骤生双翅，迅疾地向武当山下的遇真宫飞去……

盼 望

武当山是鄂豫陕边界、汉江河畔一座扬名中外的巨大山系，明朝永乐皇帝封它为“太岳”，即五岳之中它为最大。方圆800里，千峰万壑飞霞流涧，吞云吐雾，山高林密，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抗日战争初期，徐州失守后，李宗仁将军的第五战区司令部便设在襄樊、老河口一带。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后，长江局、中原局、鄂豫陕边的党组织都在武当山这战略要地积蓄、培养、发展壮大革命力量，大批文化界知识界知名人士汇聚到这里，筹划着创建以草店为中心的鄂豫陕根据地。

数九隆冬，鹅毛大雪，使武当山一片银白。漫山遍野的松柏杉披挂着雪衫，碧绿松柏杉枝叶，托着洁白的雪球，真象迎风斗雪傲放的白绣球菊花，十分俏丽、冷峻、威严。

山脚下，被白雪覆盖着的草店村头的遇真宫，更显得庄严肃穆幽雅。它前后院落宽阔敞亮，东西配殿、左右廊庑、斋堂和真仙殿典雅大方，尤其后院的真仙殿，背靠山峦，而廊深，一明两暗，红柱朱墙，殿檐高挑飞展，耸立于高台之上，十分壮观威严。

然而，遇真宫里却呈现出一片惨景，使人气愤、心碎、落泪。因为，前后院的各个大小殿堂，甚至廊檐下，全都挤

满了难童，他们，她们，就地横躺竖卧，饥寒交迫。伤的，病的，长疮的，生疥的，捉虱子、抓痒痒的，个个单衣破烂、面黄饥瘦。有的经不住冻，哆哆索索凑成一堆，用瘦弱的小身体互相取暖。男孩子蓬头垢面拖着两筒鼻涕、伸出黑黑的小手在大腿间抓疥疮；剃了光头的女孩子，头皮青亮，象群小和尚，正从小衣衫缝里，用两个大拇指盖掐虱子，或者用牙咬衣缝里的虮子。拉肚子的孩子一趟又一趟往茅厕跑。

几个男孩，冲出殿堂，追赶着，争抢一块面窝，在雪地上打着滚儿，互不相让。

全保育院年龄最大的个头也最高的难童石海宽，摇晃着螳螂似的细高身子来到面前，冲打滚儿的孩子们每人踢了一脚，喝道：“起来，起来，都给我站起来！”

孩子们捂着踢疼的屁股、脊梁、头，散去，愤怒地盯着石海宽，又对地上滚满泥土的面窝咂嘴，馋得不得了。

石海宽鄙视着他们，飞起一脚，把面窝踢起，飞上殿廊，恶狠狠地骂道：“臭要饭的！叫化子！在我们大武汉，老通城的豆皮，我都吃腻了！”

刚才还争抢打滚儿的孩子们一下子显得十分团结友好起来，身子紧紧地凑在一起，狠狠地盯住石海宽，低声骂起来：

“呸！扒手头！”

“呸！流氓头！”

“呸呸呸！甄珍的干儿子！舔屁股狗！”

石海宽在人群中寻找骂他的人，孩子们象亲兄弟一样互相依偎着壮着胆量，把小脑袋缩下去，准备挨打。……

在大殿的阴暗拐角里，坐着14岁的娇杏。她长得太水